

一生心血付金石

——陈介祺和他的金石缘

今年是我国著名金石学家、收藏家陈介祺的诞辰200周年。陈介祺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间文物收藏家，更是晚清时期中国最杰出的金石学家和古文字学家，为保存、传承、弘扬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陈介祺被《清史稿》尊为金石收藏研究“近代之冠”；鲁迅曾赞曰，“论收藏，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”；而郭沫若则认为他是金石界“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”的一代宗师。



▲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十钟山房



▲陈介祺故居陈列馆 万印楼

一生治学致力金石

陈介祺自幼勤奋好学，聪颖强记。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，19岁即以“诗文名都下”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中举人，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中进士，此后10年间供职翰林院，官至翰林院编修。

陈介祺居京时广泛涉猎各种文化典籍，博览经史、义理、训诂、辞章、音韵，尤爱金石文字的搜集与考证。曾向当时著名学者阮元求教，并与何绍基、吴式芬、李方亦等许多金石学者互相切磋。他不惜巨资搜集文物，并将所收藏的古印、封泥反复鉴别，系统整理，编成《簠斋印章》，回到潍县后，开始专心致志从事金石研究，到处购求文物。

在他的影响下，一大批文人工匠汇聚在一起，共同研究金石，齐心协力从全国各地搜寻大批珍贵的古物，传拓、铃印、修复文物，料理金石文字。这其中著名的有陈介祺的姻亲兼好友王懿荣，首个殷商甲骨文的鉴定者；陈介祺从潍县民间发现的一位少年才俊，后经培养高中状元的曹鸿勋等。这批致力于金石之学的有识之士，在陈介祺的领导下，共同完成了鉴古、传古的使命。

家有东楼藏万宝

陈介祺旧居的东楼是陈介祺收藏文物和研读著录之用房，以藏有古玺印过万方而被陈介祺命名为万印楼。关于万印楼，民间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传说：

陈介祺自幼随父陈官俊在京求学，是太子的伴读。他看不惯当时一些欺压百姓的恶行，常为百姓打抱不平。道光三十一年秋，这些官宦找机会到道光帝面前告状说：“有人称陈介祺是‘陈东楼’”。原来明朝丞相严嵩之子叫严东楼，在京无恶不作。他们就把“东楼”嫁祸于陈介祺。后道光帝询问陈介祺，陈介祺意识事情不妙，答曰，只在潍县家中修建了一座东楼，做藏宝之用。然后，他派快马携带书信赶到潍县陈府，要求十日内建造一座坐东朝西的楼房。不几日楼房盖起，里面挂上字画，因此瞒过了道光帝派来视察的钦差。

虽然只是传说，但不难看出百姓对陈介祺的喜爱与敬仰，并附上了一些“为民请命”的含义。在陈介祺42岁归故乡之前，他仅仅收藏到2000余方秦汉古印；但到1872年他59岁时，藏印达到7000多方，其中有万印首品“婕妤妾媵”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“日庚都萃车马”印等，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。此后又得吴式芬所藏古印2000余方，使其藏印多达近万方，被金石学界誉为“南有西泠，北有万印”。

慧眼如炬识珍品无数

今天，大家到陈介祺故居游玩，讲解员会告诉大家，想看陈介祺的东西，就要到故宫去，因为他收藏的很多古物在故宫。可以说，许多经他手的文物，都是故宫博物院或其他博物馆的重量级文物，让人不禁感慨这位金石学家慧眼识珠、严谨明辨的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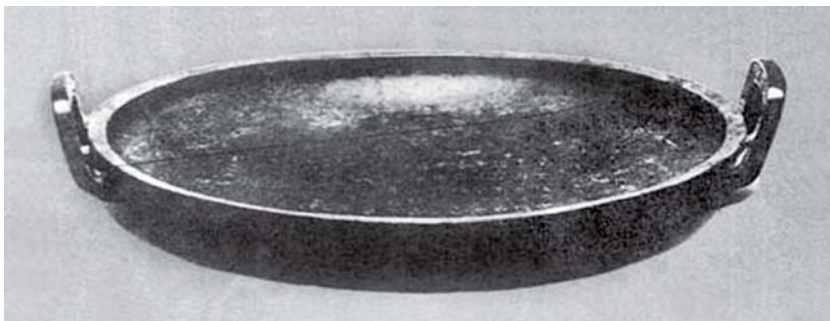
陈介祺的收藏理念是“传古”，所以凡是遇有文字的古器物无所不收，质精良富堪称空前。在后半生的日子里，陈介祺逐步将收藏范围扩大。除了万方古印外，还收藏了不少稀世珍品，如毛公鼎、天亡簋、



►天亡簋是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，1843年在陕西岐山出土，同年由陈介祺收藏。天亡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，同时是西周断代青铜器标准器，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


►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青铜器，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由陈介祺收藏，此后几经易手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为镇院之宝。



►兮甲盘是西周晚期青铜器，宋代出土，后由陈介祺收藏。记述西周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兮甲（即尹吉甫）随宣王出征，征收赋贡之事，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。现藏于日本书道博物馆。

兮甲盘、纪侯钟等。据统计，陈介祺收藏的文物上溯夏商周，下至明清，且藏品门类繁多。

他还藏有秦汉铜器及权量诏版80余件，藏封泥575枚，陶器70余种，残陶文近5000片，藏镜200种。所藏刻石116种，以北朝造像为大宗，砖326件，瓦当800余件，其中以“千秋万岁”瓦当最多，古钱币、泉范、碑帖、书画等所藏不计，所藏书画亦多为书画名家、大家。可以说，陈介祺长期以来确保精选慎收、无一赝品，为保护珍贵文物做出了贡献。

鉴定是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的功夫

著名学者商承祚先生在《论古代彝器伪字研究》中称赞陈介祺道，“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，不下几千件，没有一件是假的。简直可以说是‘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’。”

相比现今社会全民收藏热潮中的种种乱象，陈介祺固守的严谨治学精神和耿直性情，在现实社会中具有了重要意义：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，许多稍有文物艺术品常识的人经过包装，就搞起鉴定工作来捞取钱财，造成了艺术品市场的乱象。殊不知，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的鉴定家，需要付出几十年的研究努力，积累丰厚的学术素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还要有刚正不阿、“不说假话”的品质。陈介祺在多年的治学过程中，总结出“真者固多见而知其美，伪者亦多见而知其恶”的经验，每得一器一物，必察其渊源，考其价值，解奇释疑，一丝不苟。

“没有金刚钻，不揽瓷器活儿”，晚清时期的潍县是当时的金石学中心之一，同时也是青铜器及各种文物作伪最盛的地方之一，复杂的客观环境给陈介祺带来了极大困难。陈介祺为了提升自己的鉴赏修养，通过大量真伪古器的对比和分析，博学广闻，详研古文字结体、笔划、义理、章法、作字之法 and 作文之法，提高古文字学养；通过对古器物冶铸工艺和材质配比的研究，逐步积累了一整套鉴伪经验，并从经验上升为理论，写下了大量的伪辨资料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财富，成为鉴定的标杆和榜样。

陈介祺的一些藏品和著作早在民国初期已陆续传到国外，他在史学界、考古界、金石学界、书法界、收藏界、古文字学界被尊为翘楚。时隔多年，在承扬这些研究成果时，其认真谨慎、对自己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精神，无疑也警醒和鼓励着世人。

（东野升珍）

链接

万印楼已完成翻修

（陈介祺故居陈列馆馆长陈长进）：为了纪念陈介祺诞辰200周年，并得益于各方的经济支持，陈介祺故居现存的万印楼、十钟山房以及南厅三间房屋，逐步完成了重修工作。故居外部结构从2010年开始进行翻新，而内室则从去年5月份动工开始修整，丰富了陈列内容。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，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物的高仿品，如毛公鼎等。陈介祺三十年如一日，在治学道路上不断前行，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后人敬仰、学习的。

研究陈介祺有当下意义

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陆明君）：近几年我一直在研究陈介祺，从2004年中国书协举办陈介祺研讨会，到后来西泠印社做了很多陈介祺专题，都有重要收获和意义。陈介祺学识渊博，有超群的鉴古辨伪能力和丰富珍贵的藏品，因此陈氏之传拓、收藏、辨伪都应作为学术的重要内容。第二，陈介祺的收藏理念在当下看依然非常超前，鉴藏建立在爱好、兴趣和学术统一的基础之上，出发点纯粹。所以丰富自己鉴藏能力，调整收藏动机，这些都是当下藏家应该学习的。第三，随着当下金石学科的逐渐细化和系统，我们更能以陈介祺为研究的出发点，研究金石学背后所承载的历史、地理、官职、古玩、礼仪等知识和他力倡的陶文，有很大的历史考究和学术价值。